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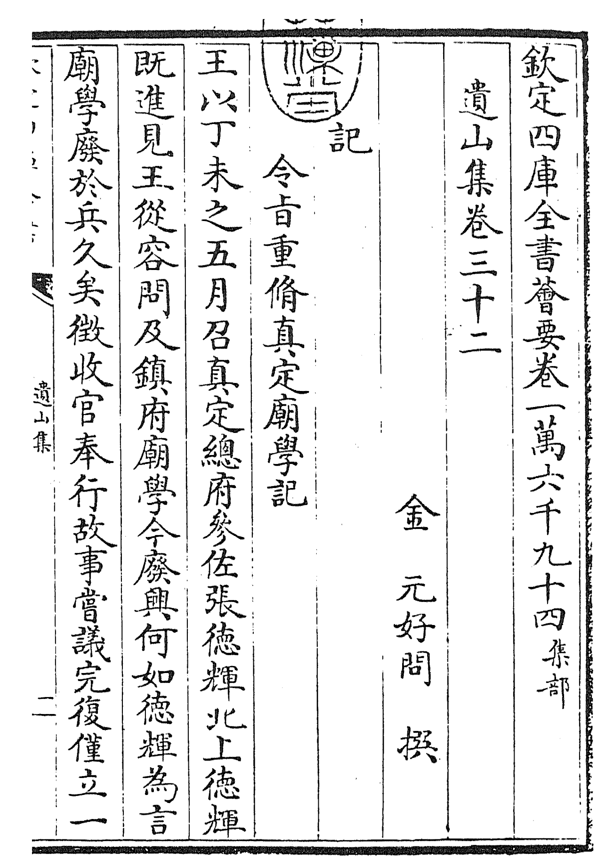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二

金 元好問 撰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

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傾圮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歛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牽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為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蕆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湧漶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七

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資講授之堂為
諸生結課之室為藏庋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
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
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脩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
為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譓暨諸生合辭屬
好問為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為仁義禮知出於
天性其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
其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

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序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

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旣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其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

黥首而黥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箒而誶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綿蕝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猥燼之末孰謂斵琱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

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爲用爲周爲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爲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啓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説不可不絀王教不

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考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絕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不行不止癃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益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絕如綫獨吾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
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
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牓在焉劉公
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
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
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徙學于府署之西南
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
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

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令嗣侯蒞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賛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闤闠湫隘殊甚非絃誦所

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朝庀徒蒇事工力偕作首剏禮殿堅整高朗視大郡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鄒兖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宇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俻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

祭酒以主之葢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爲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閲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固爲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于新宫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爲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

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
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
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
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掇簡之末俎豆
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
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嗚呼
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
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

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
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
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蕞以
萃于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
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
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鄉大夫嘗見于設
施而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
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揖讓

酧酢升降出入于禮文之間學成則爲卿爲大夫以佐
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爲士猶作室
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説若不
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記之而又不從是蔽陷畔逃
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之爲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
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
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摩爲捭闔爲鉤距
爲牙角爲城府爲穽擭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

為蓋藏為較固為乾沒為靣謾為力詆為貶駁為譏彈為姍笑為凌轢為瘢瘢為睚眦為構作為操縱為麾斥為刼制為把持為紋訐為妾婦姤為形聲吠為厓岸為階級為高亢為湛静為張互為結納為勢交為死黨為囊橐為淵藪為陽擠為隂害為竊發為公行為毒螫為蠱惑為狐媚為狙詐為鬼幽為怪魁為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為聖癲敢為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為危怨讟薰天泰

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為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為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為天子之有司令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不為竊無根源之言為不近人

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顔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顔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為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

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為無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證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衍聖必其為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為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日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

焚州將閭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于一州将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荘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為從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廐無不備具經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

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為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為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飫于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若犯

上若作亂雖驗逼之從臾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為俗則美以之為政則治以之為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葢如此嗚呼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為血為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為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兔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

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于國門之外取其篇而誶語借耰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為太息而流涕者葢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而後有攸叙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為事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

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為門為廊廡為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為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

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歳癸夘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爲事發貲于家顧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毁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甞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爲學宫之廢久矣儒學

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刼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㝅考也趙侯不出于強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嚮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則在于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甞古今亦未甞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

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為力可致而使學官有鞠為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三使君為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益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饟廪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係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

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髙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板蕩民居官寺燬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

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葢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諉文吾子以紀歳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予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别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

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雞為戲言矣予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嚬呻顧盻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為曽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

使吾不為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溥萬鍾之厚為計哉通字彦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燬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為完補之學

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益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申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縣學生黄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嵩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為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荆棘瓦礫虵虺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實鄉豪張祐孫寧秦商人党珪為之倡廟既

成祁人有以白石為中嶽像欲輦而止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儆焉何耶徼福于方來逊罪于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蕃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

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
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于溝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饜也
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于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
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
已沸然于胸中矣此直虵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謂岳
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
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
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

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為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為變過咸陽為無辜醫邯鄲為帶下醫洛陽為耳目痺醫蓋嘗至周其有廟于此則不可考也廟再

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珓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為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于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傅創靈丸起癈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

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結筋湔
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
貪饕攫拾心䰟斲喪若醉若狂濾然而不能自還者百
千為羣日相過乎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練精
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
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
陰相者盡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
灺埃煤自夸于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嗚呼其亦兒童

劌而已矣豈世之所望于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淅酈諸山絡脉相屬而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者舊以為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匿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

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此泉為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于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為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于禱祠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蓋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

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豐則享諸

己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瑶宫瓊室萬

舞在庭金支翠𦶜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

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畆之宫牲不揜豆

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

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

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

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眄耶

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閱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黄帝氏以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葢如此自三墳為吾夫子所删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甞七十毒與岐黄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于此令其論故在本于大道之説而究乎生死

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既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為記始予甚難之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

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為惠民局直長壕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備且有贓賕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於民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殁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為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

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

天綱弛而地維絶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集卷三十二

遺山集卷三十三

金 元好問 撰

記

鄧州新倉記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殿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廪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于山

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葢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予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噓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螣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葢相望

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絶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况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為徐為陜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

力民事二十年于兹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甓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爽塏道壅蔽為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某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幷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

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召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葢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

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司徒則敬敷五教在寛士明于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勑率作興事必于成而後巳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茍且政平訟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擿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砉砉雋快如刃之發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召

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于墮緜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爲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隷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于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隷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録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

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為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内史之所分乃今僑寓于編户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偬為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

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佾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爲民居罅漏邪傾風雨弗庇俟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與廚庫井廐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内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益百日而後成即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爲夫豈人情也

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材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予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擢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創開滹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滹水新渠記為請曰滹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畤遂為

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横山爲不逺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尒朱丘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爲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爲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姗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以渠爲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曖昧甲乙鈎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

至以水田為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美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齊共事思卒前業頼縣豪傑鄉父兄子弟佽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葢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迴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忻快驩呼動地出平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

合而後可然繫于人事者為尤多曩余官西南鄙之屬邑多水田業户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不爭為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

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之食事艱於慮始人習於惡勞賢否異情理難胳合彼已分利孰爲綱維故雖有萬折必東之心而終屈於七遇皆北之勢使臨之以公上之命且無望于必成况創始于鄉社二三之議乎有其時而乏其人有其人而無其志力不前勝事必後艱大哉志乎唯强也故能立天下之懦唯堅也故能易天下之難由是而充之闗輔之三白襄樊之黔盧皆此物也故嘗謂江鄉澤國巧於用

水凡可以取利者無不盡舉鍤投袂隨為豐年今河朔州郡非無川澤而人不知有川澤捐可居之貨失當乘之機如愚賈操金昧于貿遷之術旱暵為虐乃無以療之求豢龍候商羊坐為焚尫暴巫禳禬家之所悞搏手困窮咎將誰執方新渠之成也余往觀焉流波沄沄浄滆盈溝若大有力者擁之而前農事奮興坐享豐潤禾麻菽麥鬱鬱彌望計所收拾如有以相之夫孤倡而合衆力一善而兼萬夫蹔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

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濼而已誠能引牧馬之水以合三會于蒙山之麓隄障有所出內有限纔費數千人之功平湖淼然當倍晉溪之十惜無大農尺一之版使扁舟落吾手中耳因記侯興建始末慨然有感於中故兼及之侯名子成先廣威用承直郎蔭當補官州牒巳上吏曹矣而新令限至朝請大夫者乃係

班廣戚詣登聞鼓院自陳道陵從之預供奉者四百二十人仕至蘷州酒務使李侯所謂是以似之者與年月日記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渠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閑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

卜于屠釣至于博徒賣漿抱關吏酒家保無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後為隱前人所以有大小隱之辨者謂初機之士信道未篤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誘雲壑者多矣况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壠斷利嘴長距爭捷求售以與

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婁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賈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歎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

棄藥竟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
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奚以此為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强為之名耳非
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
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
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葢

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强盛天下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檝滙爲巨陂派爲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漑之利春祈秋報惟神之爲歸割牲釃酒日月不絶宮庭靖

深丹碧紛燿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予兒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驛使賓foundation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毀也力爲新之起于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

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為鄚州屬縣宋境與遼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既都燕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于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輦轂而南最

爲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户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堝銉經畧苗公累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爲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即推侯爲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荆而下侯率所部陳于狼牙嶺馬跌爲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矣招降旁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

澠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為部曲兵勢大振澠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剽之黨時順天為蕪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為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于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剃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為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為幕府計議官兼領衆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

卿悅于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既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爲病淄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曰雞距以形似言北曰一畝以輪廣言宋十八澹濼發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爲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爲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此別爲東流埀及東城又

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綿舒徐青緑彌望為柳塘為西溪為南湖為北潭為雲錦每當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遊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間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為北衙為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為之至别第悉然為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為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

山如見吳嶽于沂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髀指
比歷歷可數濃淡覆露變態百出信爲燕趙之奇觀也
爲驛舍爲將佐諸第爲經歷司爲倉庫爲芻草場爲商
稅務爲祇供所爲藥局爲傳舍煖屋爲馬院市陌紆曲
者俟所甚惡必裁正之爲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
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爲橋十而
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爲
水門二西曰通津北曰朝宗爲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

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為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為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棲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毁者獨大悲出侯新意尤為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闕朝真得一創者九而復其舊者二為神祠四曰三皇岱宗

武安城隍爲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爲樂棚二爲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内外爲水磑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爲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爲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隅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洎十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乎齊魏之

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翰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城無寸甓尺楹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立寇則蹔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于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絶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頽朊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予其有意乎予因爲言自予來河朔雅聞

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爲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戶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統城三十（缺）制詔以州爲府别自爲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旂常著鍾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嚬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强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惟强也故能舉

天下之已廢唯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已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顧豈以城垣山池濤沱空大茂之林以為榲盡抱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志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寛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歛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經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冠君愛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

其成尚能為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遼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潦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為蔡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𢌞來取疾之道潰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瀰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港水舊由三橋而行中

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爲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脉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爲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晝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没之下矼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潦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逵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

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甞謂古人以慮始為難改作為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畀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啓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脩飾南門非閉塞之

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為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産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為惠而不知為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缺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敗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脩治杞梓

崇峻堂構以爲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爲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爲人氣所移物産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禁鑰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以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

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為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葱蒨行布棊列嘉花珍果靈峰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夘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為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為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

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虗語河朔板蕩以來公宫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勑外内不得通其不爲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嚮儒術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爲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答必以因心為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慕五十而慕者則終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莟蒿悽愴蓼莪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為記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涕泗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

屬凡使者聘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爲寳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爲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幕職内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爲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荅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孫無

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
為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
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為百行
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贈典之追崇褒忠
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
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
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
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覲其身

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逮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温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温貪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

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溫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溫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己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為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賑諸婦補紉歲時獻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未艾也

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荅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乍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違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

之根于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為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斕斒之衣弄鳥雀于親側非矯飾也唯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為遼習之所變遷是

以敦龐耆艾之士視他郡國爲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横經問道爲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陷于儒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殆惇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予樂爲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昌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别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牲牢不加于菽水三釡無羡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爲兒

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孟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轘轅南為𩔖谷轘轅崧高在焉𩔖谷𩔖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箕大陘大

熊大茂其炎在焉爲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爲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陽翟爲鈞之州治九山環列潁水中貫景氣清澄淑覽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爲比自昔號爲東望唐人陳寬記潁亭所見以爲雲烟草樹濃淡覆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鶴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洒迥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爲歸故以

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叅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闤闠中而庭宇高敞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彦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碁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

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財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趍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爲岧岧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如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

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木食磵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文豈復加于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賓客淸閟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釁自附于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裹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叅軍固佳士而封彫丘方移文以謝逋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欺松桂誘雲壑而爲嫌紫雲仙季能

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集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